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王小妮散文

WANGXIAONI SANWEN

倾听与诉说

QINGTING YU SUSHUO

土豆对于我永远是好东西。买菜的时候，是最悠闲散漫、目不旁视的时候。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的时间无限。

菜市场是个好地方，人与人在这儿发生最简明的关系。我递给他钱，他递给我土豆。这就是人群。

我穿过他们，从不看任何一张脸，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准备再认识别的人了。

人和人注定产生分离，人间走满了道岔。我只是悠闲地提着两斤土豆的平凡人，不想做什么警世惊人的作家。

活着，就是公平。死了仍旧是公平。这样的和那样的，都要晒太阳，象一只土豆。

鹭江出版社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 王小妮散文

倾听与诉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听与诉说:王小妮散文 / 王小妮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6. 8

(中国散文档案:先鋒文丛)

ISBN 7-80671-531-2

I. 倾...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862 号

倾听与诉说

王小妮 著

出版人 / 杨迅文

主 编 / 桂苓 刘琅

项目主持 / 江金辉

责任编辑 / 王聪文

装帧设计 / 海云书装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35×965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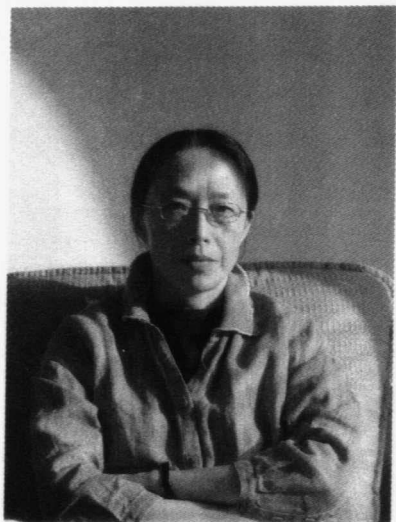
印 张 / 25.25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71-531-2/I·70

定 价 / 2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1、王小妮在云南(2004年春)

> > > 目 录

第一辑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	3
先天读职的思想	5
感激棉花	7
化学飘进来	9
我有五封信都在路上	11
疼的移动	13
注视的结果	15
鸟蛋握在孩子手上	17
提前去了榆林	19
某天穿过狮群	21
雾里的两棵树	23
月光只照耀自行车	25
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	27
像米粒一样笑	29
穿过红富士	31
不要学习蜜蜂	33
衣服绉折里的人像	35
家里养着蝴蝶	37
咖啡对于我是危险品	39

第二辑

手执一枝黄花

手执一枝黄花	43
穿大衣的滋味	48
做一棵苍凉的白菜	51
远离名胜	54
揭示中秋	60
黑暗三小时	64
三十五条伤疤	67
逾越众生的坚果	70
在我之上的人	74
把手伸出去	78
尊严之光	82
消失	85
等待台风	89
世界何以辽阔	92
对手	95
什么人能留下来	98
催促生命的电鬼	101
口衔罂粟	105
让我们喜欢纸	108
我什么时候成了一位“先生”？	111
玻璃的房子	114
倾听与诉说	117
假设灵魂能够闪光	120

愉快的降临	123
世纪之尾	126
思想独行的年代	129
残年记荒诞	132
独一无二的人	135
夜声	138
悲观涌上来	142
接触石块	146
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吗	149
重提思索	153
每人增高三十公分	156
如果没有胃	159
想象坐在蒲团上	163

第三辑

目击疼痛

因为饥饿	169
白俄匍匐在地上	173
吃了一顿鸡饲料	177
我们要吃苦	181
怀疑纵火	185
第一次吃酒席	188
地主的女儿	192
刺字	196
逃港	200
罪过压人	204

醉酒	207
踢香港人	210
从我手里拿走了三张纸的人	214
吊打一个人	217
与外国人纠纷	221
一个农民长大了	225

第四辑

提着土豆走出人群

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231
一直向北	242
下雪	255
木匠致铁匠	272
我们是害虫	286
重新做一个诗人	293
我擦洗着我爸爸的脸	301
爸爸	306
梁老师	320
派什么人去受难	328
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342
鸭绿江的另一边	351
为自己的心脏写一份病历	365
背后一块大宝石	377
把孩子交出去	385

第一辑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

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阳光。

午睡起来，它就极其显眼地在那儿，斜着，几乎不移动。

我迎着光向前走，迎着那条界线极清晰的明亮。现在，我让它整条都照着我，从额头一直到脚下，我试到了三公分宽灼热的投入。我惊奇地看着我身上的第一件饰物，这是一枚刚刚出炉的长剑。

太阳应该普照天下，光芒的颗粒均匀地分布。这个下午，是什么原因触动了它，为我独自铸了这枚光的佩剑？

我不能真正体会一棵植物在每一天早晨遇见太阳光芒的感觉。现在，它只在我身上。我的武器，无鞘，无剑袋，无论多接近我的人也不可能抽走这枚长剑。它特别地留在我的身上，它显现着光芒，它又隐藏至深！我弯下腰去取一张纸的时候，它也弯下去，弯成我膝盖上的一把短刀。然后，它又笔直地复原。

五月南方的热，使它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样，贴紧了我。这剑，想让温度在我这里均匀地生长，留下了一条狭长挺直的烙印吗？

我看着那光剑，它几乎一动不动。这道偶然之光，使我想到了关于古剑的各种传说。许多年前，有资格身戴佩剑出门行走的，只是武士和诗人。屈原身挟长剑，孤傲地望着名叫汨罗的大江；冯谖击打剑柄，抱怨食中无鱼；韩信佩了剑上街，招来了胯下之辱。在古人那里，它标志不凡，又招惹是非。

而我只是感觉到它在，它的光笔直漂亮地在我怀里。那光在似有似

无之间。

这枚可感知、却不可抽取挥舞的长剑，它的光芒耀眼，只竖立在我这儿。它分割开我的左侧和右侧，也分割开位于我左右的一切。我相信从来没有人像它这样看待世界。它分别排列在我的两臂之外，光已经划开它们了。

没有要求，没有不平和仇恨，一个不准备出门、不准备做任何大事情的人，没有身怀利器之后的奇异勇武。我只是静静地感觉到它。我知道，正有一条热的锋刃在我的怀里，我空有一柄锋利之器。

突然，它消失了。我的眼前消失了那条明亮。左和右都是原来的我，原来的一切。那把佩剑被太阳收回去了。

先天渎职的思想

万物都忠诚老实，万物都尽心司职。

我已经在各种物质的紧密包围中观察了几十年。每一件东西都可能遭到彻底毁坏，但是除非它死，否则它不会渎职。

扭亮了的台灯，它不会自灭。闹钟一定准点报时唱歌。一把确定的钥匙能打开确定的门。红绿灯引导匆匆的行人车辆。树随着太阳转动着下面的浓荫。人在物体忠于职守的流程里穿越，以为自己是被忠诚仆人围拢的贵族。

三十年前，一个农民扛着一个黑布褡裢进了城。农民禁不住说：看人家这地场儿，啥东西没有！咱那家里有啥？进屋一铺炕，天上一个老爷儿。农民的老爷儿就是太阳。

农民很惊奇，城里人怎么这么会享受！农民明白，他一年四季走不出太阳的圈套。可城里的人在物质的圈套里却很少省悟。城里人绝不是什么都有。他在自己身外不断塑造着忠诚的物质。其实那物质正在成为全职的主人，绝不渎职地对着人发号施令。

有一个人喜欢把能拆卸开的东西都拆开瞧瞧，然而却不能复原。他家里四处塞着剖肠破腹的：钟表、收录机、照相机，甚至煤气炉、热水器及其零件。谁要想窥视物体的内部结构，可以到他家里去作客。我关心这个人的兴趣能不能走到非现实。他说他可没有心情把人拆开。

不用拆装人的任何零件也可以知道，人的头脑里自生着渎职的神经。所以，人的法律里有“渎职罪”。官员的渎职，几千年不能止。连扫垃

圾的女人都想偷懒，省下一点力气就是占了便宜。有一天，我坐车去闹市区的邮局取邮件，只有两站地，一路上什么也没想，却坐到了第三站，只好再向回坐一站。并没有螺丝刀、尖嘴钳进入我的思想，错误就在内部自然发生。我想，人比任何的物体都更加具有发生错误的能力。一只钳子和一把锯，会犯错误吗？木头被钉成了椅子，谁坐在那里都行，一百年也不变。让一个人充当椅子，一百年不动，那人需要具有多么高尚的精神？

一个人的内核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念头。那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念头是忠于职守。一个人可以被拆卸成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一百个人。在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走到“奔腾”以后，是不是该休养停顿一下。总有人会不断地设计出明天的机器，但是谁也不能设计人。

我进入了商场，看见了一种木制的蒸汽浴箱，比常人略高，有一米左右的空间，完全是一间狭小的房子。我摸着它的木壁，突然想到这浴箱是个好地方，它是为人专设的，除了人，书本、纸张、电话，包括衣物都没必要进入。热情过度的商场推销员紧跟住我不放，向我介绍浴箱的优点，说用了它，保证人第二天能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在内心里说，我希望的恰恰是忘掉工作。

未来学里有没有把人分解的假想？人宁愿拿出他们的热情去制定太空移民计划，也不想涉及到他自身的问题。我告诉他们都去看一看那蒸汽浴箱，人在那里面将一无所有，变成单纯的出汗者。而在浴室以外的领带、西装、名片、电话本，构成另外的他。我为一个最小的封闭空间欢呼。因为渎职是人这种动物的本性。

我偶尔去注视一个人，用书面语形容他正若有所思。用我们日常的话，他正在走神儿。一个人连“神儿”都走了，坐在沙发上的，只是一件穿衣服的壳。我们是不是要给“神儿”开辟一个地方，一点空间。在“神儿”的专职卧室里，它任何角色也没有。

感激棉花

我发现,我每天要有平均八小时伏身在棉花下面。

是晾晒棉被之后想到的,它在我的手上,温暖、有分量,像个大胖子。这是我们家里最后一张真正棉花的被子,其它的都不知道装了什么新物质,轻轻飘飘的,不再亲切。

我要问一问北方人:你在夜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和棉花为伴,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一首短诗,感激那使我们度过寒冷长夜的棉花?那些容易激动、喜好喝酒和拍案而起的北方人,你们都没感觉到棉花吗?

人不可能每天用八个小时去吃饭。但是我们要盖八小时的被子。为什么诗人在诗中无数次只偏心地歌唱麦子?

如果我们在夜里被石板和铁砧覆盖,肯定要大声呼叫压迫。先人们一生做着棉花下面的看守品,却没有人想到被沉重东西压迫的滋味。有着弹性和洁白的好棉花,像我们自己一样,它长时间地使我们舒服,舒服得习惯了,以至所有人都没有了感觉。

很多年以前,我坐在地板上。老年人在缝一件新的棉袄。这个过程很复杂。要摊开一包白棉花,把它们又摘、又拍、又拆,直到变成松软的手掌那样大的薄片,一片一片地絮到布上。布已经剪裁好了,铺在地板上,像个“刀”字形。老年人站起来走动的时候,她简直是一个飘满了稀薄白云块的深蓝色天空!它们沾在她的身上,随着她到门外的太阳地儿里去。每一丝棉花的边缘,都闪着光。

我没看见谁写到过这个絮棉袄的过程。对于我,它代表着早年的安

静和美妙。

我没亲手种过棉花，甚至不知道，在中国的最北方，有没有人种棉？在画报上、电影上，我见过太多的棉田，多数已经结了桃。粗糙的北方人还能喜欢什么呢？我想，那只能是土豆和棉花。

不饿，又不冷，人经常求的就是这两个字。土豆和棉花，有它们两个已经够了，然后就可以做任何大事情。

在早晨，闪着像萤火虫微光的雪地里，向没有亮儿的粪堆走。我们迎着风，嘴唇和手指头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人在那个时候任何心思也没有。夏天我们在做什么？坐在臭的水泡子四周，我们唱歌。那种时候，“冷”被忘了。大声地，连喜马拉雅山都歌唱过。小声地唱“我是个精神病患者”。丝毫没有想到，歌唱一下我们身上刚刚脱下去的棉衣裳。从来没人歌唱棉花。这是不公平。

他们说，劳动者不讲究享乐，当然也不管什么棉花不棉花。我们只能歌唱河、山、土地，还有心情。棉花实在不值得歌唱。我回想了一下，的确，有歌唱葵花，歌唱丰收的，从没有一首歌去歌唱土豆。

这两个链条——生命和活着，环扣在一起。它和江河土地的关系显得空洞偏僻。人好高骛远，只愿意歌唱一个他并不很知道的阔大世界。十亿人中有五亿人没见过长江，另五亿人没见过黄河，但是十亿人都会反复地唱这两条江水。没有人想到，那江河的旁边，正在生长着望不到边的棉田。

人只要睁开了眼睛，就想起了刚刚覆盖过他身体的棉花。但是，他刚刚想起马上就忘记了。

化学飘进来

看书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青绿色植物刚刚被燃烧的味道。是只有身在北方秋天里的人才配闻到的、新鲜美妙的味道。那是豆子的藤们、杨树的落叶和榆树的甜枝们。南方的三月也能综合地创造出这种亲切的香气吗?

我到窗口去,看见扫街的人,正在我窗外几百平方的草地上堆起几丛落叶。他逐个地点燃它们。我放下手里的书,望着青白的烟渐渐地占满了草地,我尽量只吸进不呼出。我很珍惜这味道,我要让它留在我这儿。很快,我已经成了扫街人所不知道的最大的一堆烟火,火苗和烟雾不慌不忙地被包裹在我的内部。

味道的追忆力,远超过了人。它是那么直接和坚定!现在,被我经历过的所有秋天都飘进来了,是十月下旬瑟瑟凄凉的感觉。我在三月里坐着,在十月里呼吸。

扫街的人起了什么念头。他背后对着我站起身。那么小的个子,却具有推翻另一个人全部回忆的力量。只用一根树枝,他让那味道变了!几只塑胶袋子被挑放在火上,白色的和红色的。我在十几米之外,我看见它象小动物的皮毛,快速软下去,化学的臭味飘进来。

他不是有意的,没有人能有意制造记忆的破坏。我看见,他正面朝着我,眯起眼睛用心地挑着火。可能他不反对化学的味道。

我立刻关紧了窗。但是,化学比窗子还要顽强。它从每一个胶条的缝儿里挤进来,它挤走了我关于秋天的全部记忆。化学正在蓄意破坏。